

整个宇宙是旋转的 并且有转轴

文 / 莫心海

探索频道网站于2011年7月8日报导，天文学家在研究超过15,000多个星系后发现，螺旋星系的旋转方向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取决于它们处于南半天球或北半天球。

密歇根大学天文学家迈克尔·龙果(Michael Longo)和他的合作者从斯隆数字巡天数据库抽样调查了超过15,000个星系。这些星系与地球的距离稍微超过6亿光年。

他们发现，从银河系平面朝北看，超过一半的星系的螺旋是逆时针方向。虽然超过的幅度只占星系总数的7%。但是研究人员说这纯属出于偶然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

如果整个宇宙是旋转的，那么朝银河系平面下方的天空看去，应该有超过一半的星系的螺旋是顺时针方向。1991年，对8287个南半天球螺旋星系的一个独立调查发现事实正是这样。

现在天文学家知道，行星在旋转，恒星在旋转，星系在旋转，整个宇宙也是旋转的。一个旋转的宇宙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因为现代宇宙学认为，宇宙是均匀和各向同性的，它没有优先取向，并在所有方向都一样。一个旋转的宇宙说明宇宙中有一个轴心，这意味着有一个特殊的空间方向。

根据物理学中的角动量守恒原理，这将意味着宇宙从一开始就旋转并保留了异常强烈的旋转。这样的旋转宇宙目前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这或许暗示我们现在能观察到的宇宙只是

更大宇宙，更均匀宇宙的一小部分。

这不是天文学家首次声称观察到旋转宇宙的证据。曾有天文学家怀疑大爆炸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图谱是宇宙旋转所致，但后来因为太不可思议而被否定。奇怪的是，银河系自身的旋转轴大致和这个研究发现的宇宙的旋转轴同向，两者仅仅相差几度。

《圣经》中有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论断。从这一研究结果看，这是站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宇宙得出的结论吧。如果只站太阳系或银河系这样一个有限的宇宙局部，当然就看不到宇宙的真正面貌了。



亲历法轮大法的 玄奥超常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活的很苦很累

原来我有多种疾病，由于卵巢囊肿，导致子宫卵巢全切，引起的全身不适，手术后刀口和肠粘连，有时呼吸或大声笑都疼；还患胆囊炎、肩周炎、肋软骨炎、关节炎、神经衰弱，尤其是感冒发烧更是常事。有时吃药过敏出现精神恍惚，甚至幻视幻听。家庭生活很困难，整天带病坚持上班，觉得活的很苦很累，脾气暴躁整天没有笑脸。

正当我感冒高烧不退时，带着治病的想法，参加了师尊在我省会城市举办的九天法轮功学习班。当时我已感冒发烧连续不断近一个半月，还带着药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坐在会场时，我全身发冷，闭着眼睛听，只记住一句话“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最后一堂课是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有个学员的条子写的是请师父给打一套佛家大手印，师父说“好”。

从来没有这么清爽

这时我来了精神了，睁大眼睛，看着师父的手印，变幻莫测，每变换一个手印，我就想师父在给我治病呢；再变换一个手印，我又想师父在给我治病呢；再变换一个手印，我还在想师父还在给我治病呢。也就有半分钟的时间，我忽然感到从头顶到脚底一阵热流通透全身，出了一身透汗，粘乎乎的，冬天穿着厚棉猴，汗水都浸到棉猴外面来了。我感到从来没有这么清爽，舒服过，好象这一生的感冒发烧这一下全在汗水中一起流出来了。我的病根全部都被清理出来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些症状了。

师父教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我看到我右下腹部，也就是手术粘连处象鞭炮的引信发出来的火花，同时伴有“哧哧”的声音，非常真切。当时我就知道是师父把我因手术粘连部份给分开了，堵塞的地方打通了，那个地方再也不疼了。

在炼功时，我会象静功打坐一样全身被能量包围着，全身像个空筒子，不知道手、腿、脚在哪里，炼法轮桩法，有一次头顶抱轮，看到一个象火圈一样把两手胳膊连起来，又粗又热的一股红色能量在流动，直到结束，以前的肩周炎好了不疼了。

炼贯通两极法时，只感到两手被风吹、但不知手在哪里，美妙极了。炼静功时，一开始我的腿单盘也扳不上去，扳右腿时身体往左倒，扳左腿时身体往右倒，身体就是坐不直，腿总

是翘的很高。有一次大家集体炼静功，刚扳上右腿还是翘的很高，但是随着静功音乐一响，我一下就入静又入定了，象师尊讲的一样：“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炼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念知知道自己在这里炼功。”（《转法轮》）这时腿也不疼了，一直到音乐的结束。

强大的能量

有一天早晨炼静功，刚扳上腿就入定了，全身被强大的能量厚厚的包围着，脑袋空空的，什么也不想起来，只听到师尊的教功音乐，好象从另外空间飘来的仙乐，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反复的在循环着，真是美妙极了。

有一次在似睡非睡中，看到墙上挂的大法轮图形，从墙上开始转，转的很快，直奔我来，原来很大，越转越小，越转越小，一直转到我的玄关，进到我的玄关里面，颜色象神韵里的一样漂亮，人世间是调不出另外空间那种颜色的。真正地体悟到其中的奥妙。

跟奶奶学法炼功

孙子小学三年级时，每周六来我家，一次我喊他小名，某次你把东西递给我，他没反应，我又大点声喊他，他跑过来问：奶奶你说啥？后来发现我们说话他要看我们口形，才能知道说什么。这就证明他听力有问题。上课老师讲课也听不清，老师留的作业也听不清，还要问同学才能写作业。他爸爸发现孩子的听力越来越差，领他去儿童医院看医生，拿口服的药，往鼻子喷的药水，怀疑是鼻窦炎引起的听力差，连续几个礼拜也不见好转。回来以后来我家，我喊孩子来跟奶奶学法炼功吧，我心里想到求师父帮帮他吧！

就这样《转法轮》学了一讲法，炼了一遍运动，动作也不标准，抱轮也达不到时间，总算带他炼了一遍。不一会就听他喊声：“奶奶你们说话小点声，那么大声太震了！”当时他在另一个屋里玩，我把他喊过来，问他：“你耳朵好使了，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好象有人往耳朵里吹风，从里面掉出来一个东西，我就能听到了。”我满含热泪，心里想着，这是师父帮助清理了耳朵，我告诉孙子：“快谢谢师父。”我们祖俩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有灵性的青桐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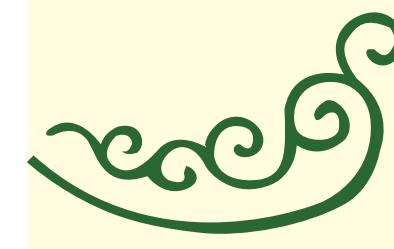
太平 整理

万物都有灵性。古籍中关于植物有灵的记载是很多的，下面是在《酉阳杂俎》中一则关于植物有智慧知道人的思想的记载。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的庭院里有几棵青桐树，都是素和尚亲手栽植的。

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的公卿们经常到这座庭院里游览。青桐树每到夏天就往外淌汗(树汁)，沾到人的衣服上就象车上的润滑油一样，无法洗掉。昭国的郑相曾与丞郎数人来这里避暑，因为不喜欢青桐树上的汗，便对素和尚说：“弟子把你这几棵青桐伐掉算了，伐一棵青桐就给你栽一棵松树。”

到黄昏时，素和尚开玩笑地对青桐树说：“我种了你二十多年了，你因为流汗被别人所厌恶。明年如果再有汗，我一定把你当木柴烧。”自此之后，这几棵青桐树就不再淌汗了。



面目轮回

文 / 紫悦

京江的赵生，名曾翼，才华高超、文笔秀美，平日一向被艺林所器重。可他引镜自照，总惭愧自己外形的不够俊逸，因此题诗于壁上，曰：“投笺我欲问阎君，面目庐山恐未真。若说左思多陋相，道旁掷果又何人？”（我投书想问阎王爷一件事儿，我今生的容貌恐怕弄错了，倘若说左思（晋朝有名的文学家）面相奇丑的话，那么在路旁丢掷果子的是谁呀？）

题完之后，抱着一肚子气愤上床而卧，一转眼间，瞥见自己已至一处，类似王者的宫殿，旁有三间房屋，上头悬挂着金字匾额，题曰：“面目轮回。”赵正错愕间，一个书生，头戴高冠、身穿道服，携带两册书，从里头缓步而出。一看，原来是旧友康锡侯呢。

康本是浙中的名士，以善画丹青，经常应邀作诸侯的贵宾，为他们画像。赵曾和他缔结杵臼交（择交朋友不分贵贱，叫“杵臼交”）。两人相见他就询问赵的近况，赵也诘问他的踪迹。康说：“赵兄你不知道吗？弟过世已久哪！因为生前颇为善长绘画，被转轮王征作幕下门客，是凡一切众生，要先画他的耳目口鼻，然后再生人世。”说着就把手中所拿的那两册书展示于他，说：“赵兄你看看，就知道小弟独运匠心之苦啦。”

赵先观第一册，上头签着“贵者相”：状貌相类似，都是丑陋、笨拙；稍微次级的，面目也是麻、胡、黑、胖。继续看第二册，题曰“贱者相”：面貌姣好，如妇人女子一般，眉目之间，虽然缺乏秀气，可却有一种“顾影自怜”之姿态。赵因此怫然不悦，说：“康兄你手操丹青造化之权柄，为何贵贱易形、美恶倒置到这般地步？”

康微笑说：“赵兄你的见识未免太低级了吧？现今当朝佐政的诸位抚台、阁员、公卿，内心境界之美一定颇有可观，何必非藉着外貌来谋图尊贵和显赫？只有少数贫贱之流的人，困乏时不能自立，假使得到一副好面目，上可以沐浴贵人的荣光与宠爱，下也可以插身于粉黛场中，窃得些断袖分桃之爱。这是我济人救世一番婆心，长于绘画造形的善术吧！而且我看赵兄你的面相，贵不可言。假若修整容颜、修饰面部只为了取悦于目前，恐怕也只是长期处于贫贱困境吧了！怎么能发挥所长，在词坛上拔得头筹，在科场上赢得功名呢？”

赵说：“你的言论太过分了，自古以来，安仁花县（指晋朝的美男子潘安，担任县令时，指导人民遍植桃李，成为花县之事），叔宝羊车（指三国时的美男子卫，字叔宝，坐着羊车出游之事），留侯（指张良）面貌姣好如女子，这些难道都是长期贫贱者吗？”

康答：“安仁（潘安）、山公（山涛）酌酒交恶之事，真是遗臭千古；卫叔宝（卫）因长相俊美，被道旁人围观而劳累过度致死，后世称为“看杀”；留侯（张良）如果不是后来随从赤松子学道，我想当时恐怕也会死于刘邦的所谓“钟室之祸”哪。总之，万事求十全十美的，必定会招惹来老天造物的禁忌，漫长人生之旅，还不如姑且留些缺陷，为往后一生享有些福祉不好吗？”赵听了，默默不语。

康说：“如果你愿意减损自己的福泽以增美容貌，小弟还有这点能耐，为赵兄用笔削减。”赵大喜，向他求教。康取出一枝案头笔，向赵的面目之间，略略加些勾抹，然后说：“可以啦！”赵还不满足，再次请他笔削一次。康说：“小弟与赵兄十年交情，实在不忍心把兄的面目削成最终饿死之相啊。”

正谈论间，忽然听到远处呵斥上殿之声传来，赵仓皇之间急速窜出，接着也从梦中惊醒。自此之后，面目容貌渐长渐佳，可是文思却渐次递减；参加科考场次三十余年，最后仍是以诸生身分终老。

历史上的美男子不多，而且很奇怪的，都集中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出现，可他们的命运并不如外貌似的，亮丽耀眼，有些短命而死，有的不得善终，有的蒙冤不白……。以此内容推断，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事、物，因为上苍的擘画就是如此，人世是迷团，人间是反理，有了高境界的内心修为散发于外，可以弥补外表的缺憾；容貌的完美，如果没有内在丰硕的蕴含反射，就显得平淡无奇。

由此看来，莽莽红尘，芸芸诸公，其面相已与命运相配合，只是人人无法辨识如何才是富者之相而已。如能辨别，那世上只有富人，没别的类别衬托，有钱没啥稀奇，肯定活得索然无味，是吧？其实，人各有命，老天安排好了，你随其自然的跟着走就行了！

（事据清沈起凤《谐铎》）

**容貌的完美，
如果没有内在丰硕的蕴含反射，
就显得平淡无奇**

